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朱·朱·著

DEI NG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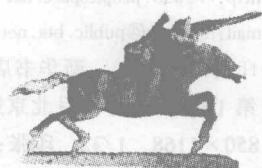
晕眩

I267
811

晕眩

朱朱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晕眩/朱朱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 9

(存在者丛书第二辑)

ISBN 7-5033-1291-2

I. 晕… II. 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861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三河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58 千字 印数:1-8000

定价:11 元(膜)

目 录

自序	1
法律课	5
石象	7
晕眩	9
肖像画	15
母鹿后腿上的宫殿	19
胖妇人的媚态	23
夜晚小径的十条道路	27
在经卷的气味里	50
云南的红与黑	54
神圣与卫生	57
小尼玛	62
城边守望	69
斑鸠之家	74
对一个街区的吻	78
现在是枯水期	83
对 17 世纪南京的想象	87
伞美人	89
短章	94
群像下的散步	103
门铃	109

意志的斜坡	113
烛台和小景	117
传记	121
欧洲的茧	126
物质起了波澜	131
节目的随想	136
作为线索的空间	139
遮阳篷	144
两个标本	153
《重现的玫瑰》序言	157

一个夏天的札记	159
---------	-----

附录

词语之桥	202
“南京硕果仅存的诗人……”	212

自序

我写的第一篇散文《雨声》，作为《短章》里的一则被收进了这本散文集中，我后来所写的散文并没有超过它，如果篇幅的长短从来就不是衡量一篇散文的尺度的话；《雨声》为我在散文中发明了自己，在那之后，我断续地写成了这本集子。

一篇由周作人所写的回忆初恋之作和早夭的梁遇春的那篇《Kissing The fire(吻火)》，尤其是后者，极大地迷醉过少年时代的我，以致很多年后当我看到他的《泪与笑》（开明书店 1934 年）的再版，我甚至没有勇气再去翻读这篇散文。30 年代的中国文学总是在散文方面显示出它的完美与成熟，似乎每位作者都有在个性及语言运用上的明晰性，反衬出那个年代诗歌的贫瘠与浮华。如果不是我们教育体系有着可悲的惰性，这一图景应该非常清楚：那些诗歌的绝大部分将被冲刷到太平洋之中，而那些

散文作为一幅着色精细的旧大陆版图得以长久地留存。

记忆和想象的主题对我格外地重要；而无论在什么年代，散文都要行使它的元素式的功能：描述。这两者如果能重叠在一起，将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刻画得好像它完全在现实中生发生过，是我迄今所知道的最大的快乐，这一快乐在譬如我写作《现在是枯水期》中的三枚铜钱时曾深深地给我满足：

那些可爱的铜钱在桌面的微光里散发着叫人开口的魔力，在它们的身边，是不停地喝空又重新被斟满的酒，它们有时也会厌倦，打着呵欠，或者利用桌面的坡度玩耍，争论这几个夜晚的女人谁更漂亮，然后，又在主人伸过来的手指之下安静下来，像三个小小的演奏家将小提琴架到了下巴与肩胛之间，为漫长的交谈送去协调的伴奏音乐。

我怀疑我是一个毫无思想的人，或者，我厌倦。描述，使我多么好地和世间万物待在一处，假如我的才能与耐力够，我愿意创制一幅幅使我们可以其中变得较易栖止的场景，使我们在这座世界上的呼吸得以缓和，正像张爱玲从来就不应被视为一个“贵族”，因为她这样看待自己：“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而华莱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1879—1955），一位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使晚年的张爱玲感到自己的文学意识已深深滞后的美国诗人，以他所信仰的“诗歌中必不可少的华美”，最终使人感知到在他那些被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称之为“花花公子的玩意儿”

的作品背后，有着“荷兰谷仓式的坚实”；在《地方性主题》一诗里，斯蒂文斯使用过一段训诫性的文字（它令人联想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一行诗）来结尾：

伙计们，要一点一滴地修筑这世界的广厦。

而在当代的散文中，我看见很多无疑比我出色和勤奋的人，却因为过于匆促地修筑他们散文样式的大房子，将他们极为珍贵的材料一起化为齑粉了；另一些人物，或者要为他们经验中的痛苦做一番形而上的结扎手术，或者渴望着大众的宠爱而堂皇地担负起代言人的角色，把民族与文化的命运挂在了嘴边。

我对个人记忆的偏好还源自对法国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喜爱，他将这种记忆视为至高的救赎。我希望自己的那篇《意志的斜坡》已表达出对他的崇敬之情，而个人记忆如果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至死都被看护得像一根嫩芽的话，无疑可以不停地让我们从这一枝芽一直上升到神话的、历史与地理的树冠。我们的文字最初和最终要触及的都是个性，而那种追溯和扩展式的上升过程无疑是必需的，虽然一个真正的人会说出的正像我在《作为线索的空间》的结尾所引用的叶芝那段富有超脱性智慧的话。

我生活在南京这座古都的东郊，我也幸运地到过很多地方，这也是促使我写下《母鹿后腿上的宫殿》、《云南的红与黑》、《在经卷的气味里》和《一个夏天的札记》的原因，我的不间断的旅行在最后一篇散文所展示的地方到达了一次小小的终点：

我绕到铜像的后面去，在一扇窗前驻足。这是

1999年的某一天，从这扇窗望出去，对面是一座完整的山，满山的竹林，山顶是天台，坡间是一些苦修洞，一条断续的小径，村庄……这是我见过的一幅最静谧的画卷，它被珍藏在这里已有千年。

应该说，自那以后，我懂得了某种先在于我身体中的影响，我们祖先的忧郁，那敏锐于朝露般无常又未臻至幻灭的、清醒的悲观，一如在《古诗十九首》中的表达。

不久前我读一本名叫《考古学》的小书，作者是保罗·巴恩(Paul Bahn)，一位英国人，他提及这样一种类型的“实验考古学”的存在：为了确立识别那些留在古老骨头、兽角和象牙等物品上的痕迹的微观标准，实验方法是长时间地把持、运送和悬挂。“涉及制陶与冶金的无数实验也都已经进行，要没有这些实验，我们对于这类技术的知识至多是不完善的”。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实验考古学”现在已经成为考古领域中的主要分支，随着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在西北欧国家中建立起整个的“村庄”来探索不同的古代技术——房屋建造，农耕，屠宰，贮藏与陶器、石器或金属的制造。

我想，《雨声》的写作使我得以开始置身于一个未知的、同时也是已逝的空间里，而散文正像有着这些骨头、兽角和象牙、陶器的遗址，我来此将它揣摩和仿制，细加运用和感受，聆听其远处的回声，欣喜于有所发现，我建造一座村庄，一座城市。

2000年8月

法律课

每逢星期一下午,我要去给孩子们上法律课,事情就变得有趣多了,我经过一座观音庙,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天主教的圣·保罗堂。我要做的事是讲课,但必须经过这三个地方才能办到。这个事实叫我着迷,就像一个年纪增长的人发现诗和散文的语言不及法律词汇的魅力。一座有这三类建筑的城市已经罕见,如今竟出现在一条路线上。这是一段从市中心穿过的半个弧形,假如没有这个下午的两节课,很可能我仍会认为它们分别坐落在三条路上,彼此的色彩也很疏远,而围绕它们行走和停留的人们想必也存有气质上神秘的差别,却未想到我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每星期一下午,我就是三个人,这一条弧线中的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无法区分的脸庞。

我骑自行车,很少的时候也搭乘巴士,在这一条绿色的街道

上划过不为人察觉的弧线,宛如在一颗完美的天蓝色球体的面上徜徉,并始终距离球心一个不变的长度,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想到有这样一个幻觉的球体的存在,但它无疑增加了我心中隐秘的欢乐。或许这样的隐喻是晦涩的;在另外的一个隐喻中,我从车窗中凝视着右侧的街道,不漏掉它们当中的任何一座,直至从视线中消失,我是一个正在偷走我的钱包的人,一个暗中观察我的人,一个忽略了圣·保罗堂屋顶那支铁青色避雷针的人,一个在远方渴望忘却我的人,一个更沉着的自我放逐者,与我相遇的陌生人。随着上课次数的增多,我渐渐熟悉了他们,我已经完全了解了他们,我不说出他们的秘密,更无法说出其中的愉悦,我行走的速度决定着这条街道的长短,我的双脚始终感觉到有一颗球体单独的存在。

石 象

有一次，我们来到了东郊，沿着丘陵上的一条路在走。渐渐地，我们已能看清四周的事物，并将意味着时间的夜色和意味着空间的夜色区分开来。这时候，我们察觉到一种近在咫尺的危险。

在我们这一群中间，有一个有些特别。她的目光呆滞，像板结的乱发。也只有她身上的气息，还留有人的气息，像风在白色的肉体深处流动。她边走边睡。当她第三次醒来时，有谁惊叫了一声：“哦！”随即，她习惯地伸手去摸索电灯开关，灯亮了，我们已来到了山丘之顶，终于被星星点点的灯映现。

徜徉在山丘间的情侣们，像一头流亡中的双脊背动物，低垂着眼脸，抑制着近乎呜咽的呻吟，我们干这件事却是在水中，永远是在水中，因为我们爱惜自己的体温，这是整个生命的意义。

在体温的变迁中,孕育着一切情感。

有一支歌在我们的世界广为流传:

姆姆姆,姆姆姆姆姆
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

现在我们轻轻哼唱起这支歌。我们宽阔的脚掌踩响了几十年的落叶。在近似喧嚣和怒吼的歌声中,一些石头醒来,记起了自己的原名;另一些石头,依旧怀着真正的仇恨,在巨大的山脉深处,遏制着即将熔化、已完全可以转动的肉体。这时候,太阳移动的路线开始清晰地显示,它那毫不涉及时光的浩渺的步履,在人类时代中又重复了一次。

清晨,绿色旅游车载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人,他们在这座修复一新的古代帝王的陵园里逗留,喝冰水,拍照。无边的草坪上,两排石象矗立着,其中有一只娇小的、有些女性化的石象最得人们的宠爱,人们的手和脚与它不停地触碰。离这里五十米的地方,是一座小小的湖泊。到了夜晚,石象们在水中玩耍、欢爱。他们从不担心怀孕,他们的身体里都是结结实实的石头。

晕 眩

对一个将上午托付给睡眠的人而言，午后的这一段时光也像是一场梦幻。他知道因为自己的习惯，白昼不得不用它一半的长度去延续黑夜。太阳悬在空中，对这个人却不存在。午后的时光是短促的，因为黑夜很快再次降临。黑夜让人愉快，大多数人在白昼要处理繁忙的事务，赢利和还债，属于他们自身的惟有夜晚，夜晚是秘密的，至少可以松开神经的领结，他们希望每一天的白昼越来越短，这白昼其实就是黑夜之中的蜡烛，应该越来越短，直至有一天完全地熄灭。而这个人却因为自己的习惯（一个人能有自己的习惯，意味着生活在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看待他），产生了不安和歉意，尤其是晴朗的天气，他睁开双眼时接触到灿烂的光影，反射出他的恶梦。而甜蜜的梦也比不上置身于天空和阳光之中吸入第一口空气甜蜜。当他在中午醒来，他感

到自身就像是明亮的器皿里最后一滴污汁，迟迟没有溶化。午后的时光是短促的，所以他希望——并非希望它更长——至少有什么在流动的日光里沉淀、凝固、结晶，像盐粒，哪怕是一瞬间也好，哪怕是被某个结实的肩膀冲撞过，被一柄小刀划破，被一只胆怯的手的阴影叠合和压住。

这个要求似乎并不奢侈，然而，要实现它则意味着生活既承诺他享有双重权利，又完全免除他的两方面义务，就像天使是不死的但她随时可以死去，只要她想尝一尝死的乐趣。他洗漱完毕，坐在客厅里，和窗外的阳光共进午餐，阳光和尘埃不时从窗纱间投射进来，这是一种忧郁的提醒。钟在墙面上转动，还有近六个小时，黑夜才会降临，那时候才会有人敲他的门，或者才有一些地点等着他。现在，他能够选择的事情不多，而且，奇怪的是这些事情相互之间如此矛盾，充满了紧张感。譬如，他拿起一本书，就意味着放弃了在日落之前置身于人群之中的乐趣，要是他出门，黄昏再回到这里时就会有莫名的惆怅：这一天过去了，就像那些消失的面孔，他什么也没有做过。是的，午后的阳光短促，带着催迫和提前的终结之感，黑夜已经在安置它剧场的布景。

过去，他似乎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和他现在一样的“悠闲”。在她消逝之前，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白昼有个工作。她的家离他所在的机构只有一墙之隔，多么奇怪，他经常从同事眼中消失十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来到另一个世界。那座寓所很大，每个房间都空空荡荡，似乎只为了摆放几只柠檬、扇子和蓝色的、拇指般大小的打火机。他们一起听音乐、掷骰子、下棋，但都不是下棋的好手。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爱。他们在这个空旷的、小而无限的世界里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用尽了所有的想

象寻找每一种只能由他们自己发现的方式,不停地做爱。一开始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词,做爱。但后来,他们淹没在这个词的每种声调和回声之中。有一段时间,他能感到她已经完全成为一阵绵长的海浪,每当他伸出他的手抚摸到的都是那么潮湿、柔软、不停地变化并且失去形状的东西,这浪花是那么温暖,因为礁石下的暖流已完全跃出了海面。夏天,他担心她会在半途突然改变形状,成为从他的身体旁散去的气流,那灼热的、即将蒸发的肢体在升腾,他再也没有把握。有时他抬起头瞥视这座房子,会感到两个身体是在一座透明的正方体之中,它的每一面都向外无限延长,没有边际,他们只有不停地搂抱、接吻、涌动,才不致向某一个深处滑落。这就是他(他们)的青春,秘密的、无声的疯狂收缩,扩展着,将另一个世界撞到窄小的墙角里,像一只毫无弹性的铁,里面充满了接电话的人、看电视的人、抓紧保险带的人,楼层,街道,丛林和海滩。

但她消失了,似乎是一个带着使命来到他身边的人,而使命完成了。是的,他已成为一个失去了几乎是整个白昼的人,他习惯在黑暗中睁着双眼,在阳光中关闭所有的感官,惟有呼吸像没有熄灭的引擎。那座公寓同样也消失了,毗邻的机构也随之消失。这一切,的确像是午后阳光里的一场梦幻。

睡眠并非只凭长度来满足身体的需求。他很少能得以充分的休息,只有过一次这样的记忆,那却是在童年。有一天早晨,他突然困得无法忍受,但几个小时之前他刚从睡梦中醒来,几乎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制止这突然的睡意。尽管他是一个好学生。第一节课下课铃一响,他就跑出了教室,离开了校园,他感到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就睡着了,只不过这种睡眠像他的那件椭圆形的玩具缺损着一个角,这个角就是拖动的双腿的烦躁感。家里

只有祖母在院中晾洗衣裳，他猛冲了几步，就倒在了床单上，温暖的、厚积的羊毛将他吞没；他记得他的鼻尖最后被羊毛覆盖，然后他就被完全吞没了，再也没有一个孔隙和这个世界相连。他醒来时已经午后四点，消失了，那种厚实但又无比轻盈的睡梦的外壳，留下惟一的纪念物是他祖母加盖在他身上的毛毯。但这是多么甜美的时刻！他睁开了双眼，看见瀑布似的阳光一层层泻落到院中的祖母和火红的美人蕉上。他的眼睛比平时要看得更清晰、更远，就像是来到了积雪的高原上，插在祖母衣襟上的一根针正像雪山在闪亮，而美人蕉叶柄上残留的一滴露水就像一座湖泊，静静地在云朵之下显示圣迹和爱情。他躺在厚厚的蛤蟆皮似的毛毯下，却没有丝毫的动弹的力气，也没有一丝重量。不，他丝毫不想动，他明白，只要一动，他就完全失去了幸福。

这样的一次沉睡像是为一节几乎干涸的电池充进了无穷的电能，似乎足以维持一个人的一生。那时他正是这样想的。从此我不用再需要睡眠了，每天都要上床，正如每天都要摄取食物，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情。在那个时刻，因为极度的幸福，他的确有理由这样欺骗自己。睡眠将纠缠人的一生，谁也无法摆脱，果然，在当天晚上，他又在母亲所讲的故事里入睡了。

这个人生长着，渴望和拒绝着，在昼夜的交替之中，直至有一天，他似乎又一次从梦中（这一次也许是噩梦）惊醒，迫不及待地反抗在他双肩上轮流出现的光线和阴影，他想扼住一条链带，由自己来创造昼夜，于是，即使出现的不是灾难，至少他要面对的是自己紊乱的神经，是疯狂地摆动却碰不到任何实物的空间的恐怖。

他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望，自从那个心爱的女人消失